

南 北 极

公 墓

穆 时 英

中国现代文学
作品原本选印





穆 时 英

中国现代文学
作品原本选印

南 北 极
公 墓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

穆时英的第一个创作集《南北极》，1932年1月初版，由上海潮风书局发行，收1929至1931年间短篇小说5篇；1933年1月再版时又新增收3篇，由上海现代书局印行，此后曾多次重印。《公墓》于1933年6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初版，收1932至1933年间短篇小说8篇。此次重印，依据《南北极》再版本和《公墓》初版本，并将两书辑为一册，校正了其中个别讹误。

南北极 公墓

NANBEIJI GONGMU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185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9 $\frac{7}{8}$ 插页2

1987年5月北京第1版

198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2,500

书号 10019·4057

定价 1.65 元

48616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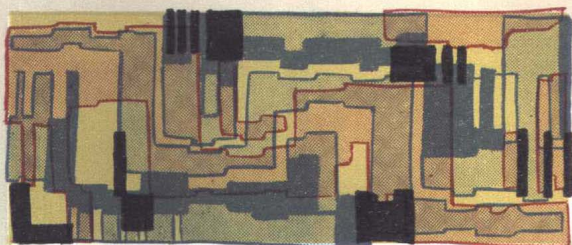
著英時穆



極 北 南

行印局書興復海上

原本封面



著 英時穆

墓 公

版 局書代現

原本封面

目 录

南北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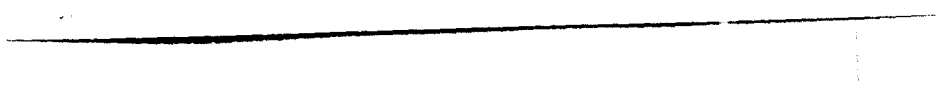
改订本题记	穆时英 3
黑旋风	4
咱们的世界	19
手指	35
南北极	39
生活在海上的人们	74
偷面包的面包师	113
断了条胳膊的人	127
油布	152

公 墓

自序	173
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	176
莲花落	206
夜总会里的五个人	212

CRAVEN“A”	238
公墓	257
夜	280
上海的狐步舞	289
黑牡丹	302

南 北 极





改订本题记

这是改订再版本的我的第一个创作集。初版由湖风书局发行的，只包含了《黑旋风》，《咱们的世界》，《手指》，《南北极》，《生活在海上的人们》五篇。现在再加入去年所作的三篇，《偷面包的面包师》，《断了一条胳膊的人》和《油布》。因为我觉得这八篇东西的气分是一贯的。

这集子里的几篇不成文章的文章，当时写的时候是抱着一种试验及锻炼自己的技巧的目的写的——到现在我写小说的态度还是如此——对于自己所写的是什么东西，我并不知道，也没想知道过，我所关心的只是“应该怎么写”的问题。发表了以后，蒙诸位批评家不弃，把我的意识加以探讨，劝我充实生活，劝我克服意识里的不正确分子，那是我非常地感谢的，可是使我衷心地感激的却是那些指导我技巧上的缺点的人们。

末了，对几位鼓励我帮助我的朋友，蛰存，望舒，建英，家璧，灵凤和蔡希陶先生，谨在这里致我的谦卑的谢忱。

穆时英

一九三三·一·十三

黑 旋 风

汪国勋！这姓名多漂亮，多响！

他是我们的老大哥。《水浒传》里一百零八个英雄好汉，他都说得出；据他自己说，小时候曾给父亲逼着读完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但他的父亲一死，他所读的也给他一起带进棺材去了。他把武松钦佩到了极点，常对我们说：“真是个好男儿汉！不爱钱，不贪色，又有义气！”

他孝极了他的母亲，真听她的话。他到处学武松，专打不平。我门中谁不爱护他？他真够朋友！赵家渡里那一个不知道汪大哥？但他也有坏处，他就爱女人，爱极了那个牛奶棚老板的女儿，她是在丝厂里当摇车的。汪大哥和她是从小在一块儿玩大的。那牛奶西施真是美人儿，你知道，我是不贪色的，但我也觉得她可爱。

我们厂里的放工时候比她的厂早半个钟头。我们放了工，总坐在五角场那儿茶馆里喝着茶等她。五角场可真够玩儿的。人家把我们的镇叫做小上海，五角场就是小上海的南京路。中间是一片草地，那儿的玩意儿多着哪，有卖解的，瞧西洋镜的；菜馆的对面是影戏院；电车，公共汽车绕着草地驶；到处挤满了人力车，偷空还来两辆汽车，脚踏车；到了三点钟，简直是挤不开的人了，工厂里的工人，走的，坐小

车的，成群结队的来，镇末那大学校里的学生们也出来溜圈儿，瞧热闹。大学校里的学生，和我们真有点儿两样。他们里边穿中装的也有，穿西装的也有，但脚上都是一式的黑皮鞋，走起路来，又威武，又神气，可真有意思；他们的眼光真好，我就佩服他们这一件本领，成千成百的女工里边，那个俏，那个村，他们一眼就瞧出来，一点儿也不会错。

话说得太远了。我们抽着烟，喝着茶，凑着热闹，听着旁人嘴里的新闻，可真够乐儿哪。镇上的新闻真多，这月里顶哄动人的是黄家阿英嫁给学生的事情。阿英，也是镇上的美人儿哪。谁不想吃天鹅肉？后来她和学生勾搭上了，谁不议论她？谁不说她不要脸的？你知道，我们镇上的人，除了几爿小烟纸店，谁不恨学生？学生真是不讲理的，跑出来时，横行直冲，谁也不让。你要冒犯了他，高兴时就瞪你一眼，不高兴时，那还了得，非把你逼到河边去不成。你知道，我们的镇一边是店家，一边是河，河里小船上的江北妇人可真下流，把双臭小脚冲着你，那可要不得。

话又说岔了！我们在茶馆里等着，牛奶西施远远的来了，我们就对汪大哥说牛奶西施来了。他就一个箭步穿出去，凭他这一副好身材，跳跳纵纵的冲开人丛去接她。噫，那可妙着哩。你知道他们俩怎么样，一辈子也不会给你猜着的！牛奶西施对汪大哥一笑，汪大哥一声不响，接过了饭篮，拔步就走。你想，这可不是妙极了！可是，你别当他们不讲话，背了人就说不完哩。当下，我们就悄悄跟着。一路上，沿河那边儿都是做买卖的货摊儿；靠右手那边是店家。

在顺泰那儿拐了弯，走过戴春林就冷落了，他们就讲起话来。那可有意思啦。你只不声不响地听着他们，晚上准得做梦的。等他们到了芥克番菜馆。你知道芥克，我们镇上只有这么一家番菜馆，他们到了那儿，牛奶西施就拐进对面那个小胡同里，汪大哥直挺挺地站着，瞧她进了家门。你别以为汪大哥单爱女人，不爱兄弟们哪。汪大哥爱极了牛奶西施，也爱极了我们。等牛奶西施走进了家门，就跟我们有说有笑的一块儿回家。喂，我要是没底下那家伙的，我也愿意嫁给汪大哥，可真有意思，他比学生们强得多啦。你别瞧他挺着脖子，腆着胸脯，见了女人，头也不歪，眼也不斜，他要一见牛奶西施，就金刚化佛，软了下来。他老盘算着几时挽人去说亲，几时下定，几时担盘，几时过门。他老对我们说“我娶了小玉儿，（他老叫牛奶西施小玉儿的，你知道，她的名字是方雅玉），我们一块儿到山东梁山泊去乐我们的，谁要坐了汽车来我们那儿，他妈的，给他个透明窟窿！”他顶恨汽车。五角场茶馆那儿不是有个摆摊儿卖水果的王老儿吗？那天，也是放工时，我们在喝茶，蓦地来了辆汽车把王老儿的水果摊给撞翻了——喝，越来越没理数儿了！你猜巡警怎么样？他不叫坐汽车的赔钱，反而过来把王老儿骂了一顿，说不该挡汽车的路。你说，这不气死人吗？还有一天，恰巧下雨，满街的泥水，汪大哥和牛奶西施在拣着没积水的地方走，后面一辆汽车赶来了，你想，这么滑的路，一不留神，也得来个元宝翻身，还能慌手慌脚吗？他妈的，他那里管得你这么多，飞似的冲过来，牛奶西施慌了，往旁

一躲，一交跌在水里。把汪大哥气的什么似的。可是什么用？汽车一溜烟似的擦了过去，溅了汪大哥一衣服的泥水。妈的，汽车里那个花花公子，还看着笑！你说，叫汪大哥怎不恨极了汽车？

话又说回来了，大学校对面不是有座大花园吗？你化十个铜子到那儿去坐一下午，包你十二分的舒齐。朋友，你要有空时，我劝你，那儿得去逛回儿，反正一步就到，又化不了多少钱。汪大哥每礼拜六总去的，陪着牛奶西施。喝，那时候汪大哥可漂亮啦，黑哋叽的大褂子，黄皮鞋，白袜，小玉儿也打扮得女学生似的，就是没穿高跟鞋。他俩只差一个头，活象两口儿，真要羡慕杀你呢。走罢了出来，在芥克里边吃点儿东西，就到影戏院瞧电影去。噯？你别以为他们在黑暗里干不正的勾当啊！汪大哥可不是象你那么油头滑脑的小白脸儿，你见了他，就知道他是规矩人。咱们每天过活，坐茶馆，抽纸烟，瞧热闹，听新闻，只一心盼望汪大哥娶了小玉儿，好到山东去上梁山泊，招兵买马，造起“忠义堂”来，多结交几个赤胆忠心的好男儿汉，替天行道，杀尽贪官污吏，赶走洋鬼子——他妈的，洋鬼子，在中国耀武扬威，不干了他们，也枉为英雄好汉了！

我不是说过学生们真瞧不上眼吗？他们就放不过好看些的女人，他妈的，牛奶西施竟给他们看上了。噯，朋友，你耐心点儿听呵？下文多着哪，让我慢慢儿地讲。是这么一回事。

有一天，我们在茶馆里喝茶，不知是谁提起了上梁山、

说还少一个公孙胜。智多星，你知道的，那个矮子老陈，你别瞧他人矮，心却细着呢，看他，小小的蛤蟆眼儿，满肚子良计奇谋，谁赛得过他——他说，那个卖卦的峨嵋山人，真灵，简直灵极了，说不定还会呼风唤雨，移山倒海，全套儿神仙的本领都有的，这公孙胜是请定的了。我们刚说着，汪大哥霍地站了起来，原来小玉儿来了；妈的，四个学生跟着她。喂？我说起学生就气愤；那里是学生，叫畜生倒配着多呢！靠老子有几个臭钱，不好好儿念书，倒来作他妈的孽。小玉儿真不错，头也不回，尽自走她的。到了我们面前，我看她脸也白了，气也急了。妈的，四个男子赶一个女孩儿家，好不要脸。我狠狠地瞪他们，换了别人，我就给他个锅贴；他们却给我个不理睬，象犯不上跟我较量似的。妈的，瞧不起我？你有钱，神气不到我的身上。狗眼瞧人低！等着，看老子的，总有这么一天，汪大哥带了兄弟们给逼上了梁山，坐起虎皮椅，点我带十万大兵来打上海，老子不宰了你的。汪大哥倒没理会。第二天，我留着神，他们没来，这颗心才放下了。我想，饶是牛奶西施有数儿，心里明白，这么捱下去，总不是道儿；我催汪大哥早些娶了压寨夫人，咱们也好动身了，现在是四月，到了山东整顿一番，该是七月了，秋高气爽，正好办我们的大事，汪大哥也说好，就挽人说媒，那边也答应了。真的，我们那天晚上，整夜的睡不着呢。可是，妈的，学生又来了。还是那四个。那天恰巧厂里发工钱，我们正在茶馆里抽“美丽牌”。我说，“美丽牌”真不够味儿，两支抵不上“金鼠牌”一支；听说学生们抽“白锡包”，要四毛钱

一包，那天他们没抽，在外边吃水果，我们等着，他们也等着，就站在茶馆外的阶沿上。妈的，那样儿还不是在等小玉儿。你瞧，他们老看着影戏院顶上那个大钟。里边有一个说：“我知道，她准是六点半来，现在只是六点二十分呢。”还有一个——妈的，你知道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她那小模样儿真可爱！虽则不十分好看，可真有意思，知道有人跟着，急急忙忙，又害怕，又害羞，——阿，真不错，你说对吗？可是伴她回家的梢长大汉，那个又粗又陋的，不知道是她的谁。”妈的，我讨厌极了。汪大哥又粗又陋？谁象你那么涂雪花膏，司丹康，相公似的？别臭美了！别瞧我一脸大麻子，要也象你那么打扮起来，还不是个小白脸儿？我故意过去，咳的一声，象要吐痰似的，叫他们让开些儿别惹我嫌。他眼珠儿一翻，正眼也不觑你一下。我真气极了，但也没法，只得把口痰缩了回去。我走回去，闷闷地坐着，心里想，回头老子打到上海，看你再大爷气。

那天汪大哥给小玉儿在戴春林买了双丝袜，小玉儿喜欢得什么似的，跑出来时，那几个相公还等在门口，妈的，还想勾搭女孩儿家，给我当兔子倒不错哩。汪大哥和小玉儿拐进了小胡同，转几个弯溜了，他们也跟进去，哈，那可痛快啦，他们摸不着出路，在里边儿绕圈儿，妈的，我理他呢，走我的。到了家里，觉得有点儿冷，也没在意，谁知道到了明天早晨，竟起不来了，火天火地的发烧。古话真不错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好汉单怕病魔缠；接连几天，昏天黑地的躺在床上，穿山虎似的汉子，竟给生生的磨倒了。过了几天——

大概是四天吧，拚命三郎来望我，我也没让他坐。他说：“哈，黑旋风，饶你这一副铜皮铁骨，也只剩得一双乌溜溜的眼儿，不怪小玉儿会跟学生们眉来眼去哩。”

“什么话，”我跳了起来。“汪大哥瞎了眼吗？”妈的，我支持不住，又倒了下去。

“好个急性儿，话没完就跳了起来！——”

“你说，你说！”我当时愤火中烧，要没有病在身上，早串出去，宰了那阎婆惜。他妈的小玉儿，汪大哥待她这么好，她敢这么起来。

“汪大哥没知道这回事，他到邹家桥去了，有点儿小事得过几天才回——”

“喂，你了当点儿讲，行吗？这么件大事，支支吾吾的没结没完，他妈的。你再这么说下去，我没病也得闷出来。”

“这几天，学生们每天来等着小玉儿，昨天，汪大哥走了，学生们拿桔子皮扔她。你知道她怎么样？嘻，他妈的！她回头对他们一笑，一个穿西装，瘦长条儿的，眯着眼儿，哈着背儿赶上去和她并肩走。她只低着头，好象很高兴似的。我想上去，还有三个挡住了我，我往左，他们也往左，往右，也跟着往右，又不能冲上去，谁知道小玉儿跟那学生讲什么呢——”

“反了！这还了得！”我挣扎着起来，走不上两步，妈的，腿一软，就坐在地上，真气人，两条腿不是我的了！谁不知道我旋风似的两条腿，妈的，竟这么不中用。

“别性急，汪大哥还蒙在鼓里，我们要是杀了小玉儿，你